

# 冰痕

6A 鄭琮青

我和其他水一起在時光的河中悠然地流着，直到那一刻，我看見了河岸上未化的碎凌。孤寂，但仍然堅硬，有形，純淨。我停不住腳步，只努力回頭望着，我知道那是梵高，是魯迅，薩特……我也知道，他們和我有着相同的過去——一塊冷峻的冰。他們傲然地看着我，因為我除了那道由冰化水的痕，甚麼也沒有留下……

## 一、斷章

汽車如一隻大灰狗般氣喘吁吁地奔突在鄉間的馬路上。「請停一停！」她拉着我跳下車，伴着一溜塵土，奔跑在這片鮮亮嫩黃的油茶花和純然湛藍的天空之間，「好看嗎？」「好看！」「那天我乘車回鄉時發現的。不用買門票，人又少，還沒賣這樣賣那樣的，就知道你肯定喜歡！」我已經開始佩服她了。坐在田埂上吃零食，看書，聽音樂，背《醉翁亭記》，遠遠的一片村居中不時傳來以幾聲狗吠……

錯過了這班汽車，只好乘着一輛小型巴士顛簸着駛進已被燈紅酒綠迷醉的城中夜色，跳下車時，形、味已酷似烤乳豬。

我和她並肩在操場邊，看滿天黃葉遠飛，秋日的天很高遠，也很清朗，只是已沒有閒暇去到那遍野黃花的鄉間畫下那飽滿的秋色。文理各道，她說過不求如影隨形，但現在我們都明白了：那是無奈，那是一個沒有終點的夢。「我在書店買這本《古文觀止》的時候，別人還問我是否修讀文科呢？」我努力打破沉默，卻是語出即悔。「謝謝你幫我買到這本書。說回來，你

讀理科也許更合適。想修讀甚麼科目？」「美術。」我不想搪塞她。「難怪你這麼喜歡到農村畫畫。」「兩者似乎沒有太大關係吧！」我們相視而笑。「以後你出了書要第一個寄給我啊！」我一早知道她的夢想。她只是笑了一笑。

那個秋天，風吹進數列、電子、催化劑充斥的課室裏，無人理會，我卻感覺到了，很涼。

與其說是汗牛充棟，不知說是書山無處可立足。她顯然認不出這裏就是曾經牆掛墨竹圖的畫室了，「這些畫板放在哪兒？」她把位置移了再移，「好像空間太少了，不要緊，有空再好好研究吧！」她轉頭笑道。我低下頭，不敢看她：「我可能不修讀美術了。」「為甚麼？」「爸媽說，畫畫很難找一份穩定的工作。而且知音難覓，對於前途根本沒甚麼保障……幻想了那麼多年，最後也只是幻想。」我輕輕說。「其實，你修讀其他科目也不會差的，看你自己喜歡而已。『天涯何處無芳草』呢？」「歐陽修說的？」「蘇軾。」

「一塊冰化成水後會後悔嗎？」我想起她讀完李太白的《與韓荊州書》說的話。

## 二、冰語

沒有人來撞擊我的稜角，他們只是漠然地等待，因為他們知道，那遲早會溶去，成一掬溫潤的水。當我失去了自己固定的形態，當我學會隨遇而安，我不能忘記，我身上曾有冰的精魂，讓我執着我的清靈、我的純潔、我的冷靜。

我一遍遍地撫着那道冰痕，那一邊，是冰，這一頭，是水。我想重走回去，但我不能。我被眾多的河水推流着，止不住腳步。

當我游過幾磚未化的冰，我仰頭看着他們，羨慕他們，哪

怕我知道他們的寂寞；但我更清楚，他們欣慰於自己的執着，  
哪怕最終只成一片碎凌，因為我也曾經是冰。

時空中，總會有不化的冰。我默默地游遠了……